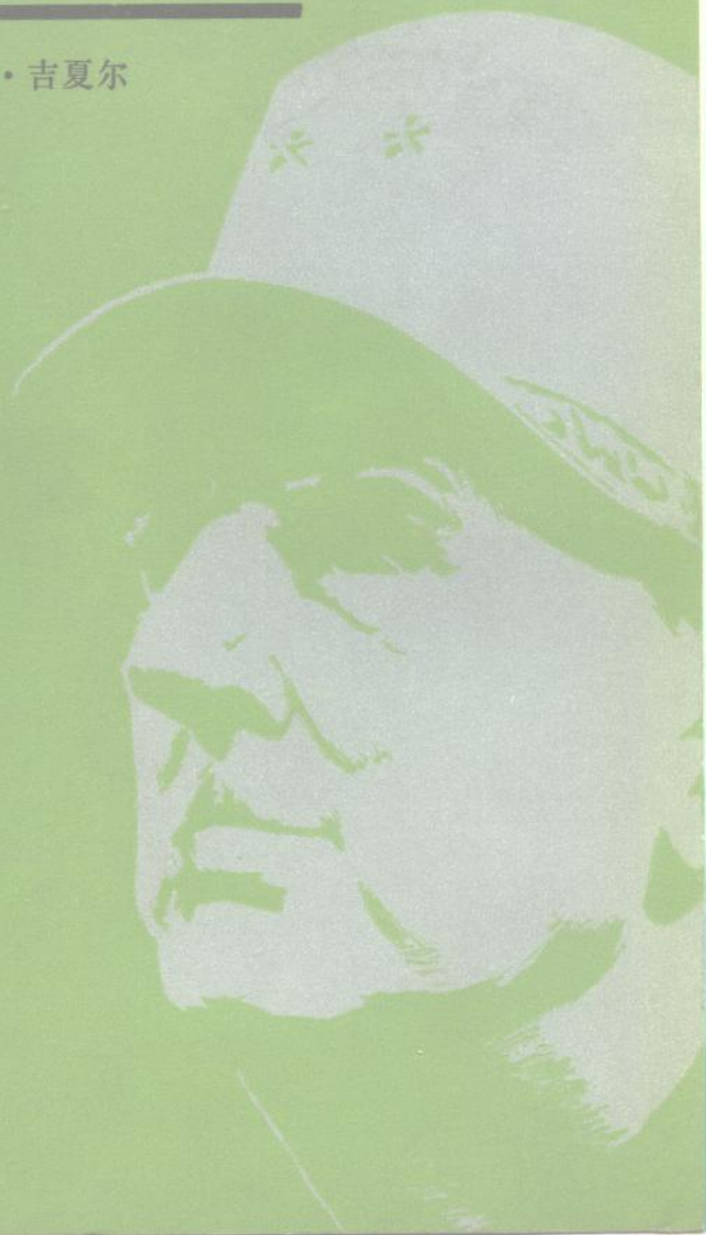


我的将军

〔法〕 奥利维埃·吉夏尔



K835.657/1

我的将军

〔法〕 奥利维埃·吉夏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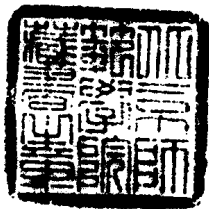
应 鸿 张有浩 译

7565-0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11502



新 华 出 版 社

911502

我的将军

〔法〕奥利维埃·吉夏尔 著

应 鸿 张有浩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25印张 259,000字

1983年2月第一版 1983年2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1203·032 定价:1.10元

印数:41,000册

译 者 的 话

《我的将军》的作者奥利维埃·吉夏尔长期在戴高乐身边工作，前后达二十余年之久。这位戴派的栋梁人物，深得戴高乐的信任与器重，曾多次担任过内阁职务，是戴高乐政治生涯中最好的见证人之一。

中国读者对戴高乐并不陌生，国内有关戴高乐的书籍为数不少，但大多出于新闻记者之手，主要材料来源于报刊、政府文件以及对各类人物的采访，象奥利维埃·吉夏尔这样根据自己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事件写成的回忆录，尚不多见。本书从戴高乐的祖先写起，用第一手材料，着重介绍了戴高乐自领导抵抗德国法西斯斗争以后整个一生的政治主张、思想活动和为人处世的种种表现。吉夏尔怀着对戴高乐将军“一直忠心耿耿”，始终“为戴高乐服务”的思想来塑造戴高乐的形象，所以难免有其局限性。我们最好能将此书与国内已有的戴高乐回忆录对照阅读，这样不仅能把握戴高乐将军的全貌，从而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并且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法国这一时期历史的了解。

至于译文的不足之处，我们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前 言

我想叙述的，犹如一部爱情故事，因为一开始我就心甘情愿地选择了依附于将军的道路。这是“最美好的选择”，歌德说，“没有爱情，这怎么可能呢？”啊！作出这种选择的何止我一人！但是，还是让每个人来畅叙他们自己对将军的爱慕之情吧……

我曾用漫长的四年同他结下姻缘，我们又一起度过九年幸福的隐居生活；然后，我们在十年多的时间里遥寄温情，共计二十三年，这是一代人的岁月啊！

我们的年龄也刚好相差一代：他同我父亲相差三岁，而我同他的儿子只差一年。

三十年代，我从父亲那儿第一次听到戴高乐上校这个名字。他们俩都属于一个由文学家、军人和政治家组成的团体，他们常常在书刊上阐述拯救法兰西的办法。这样，至少在童年时我就对他们有了印象。

一九四〇年法国沦陷，这个文学家、军人和政治家的团体，

分裂并扩大了，将军本人则成了法兰西的象征。

从那时起，我开始对自己提出关于这个象征性人物的一些问题。只是到了解放的日子，我才象所有法国人一样，远远地望见了。两年后，我也决心拯救法国，于是开始为他服务。我很幸运地认识了他，并且没有再离开过他。

经过这漫长的岁月，我对将军形成了一定的看法；尽管他与世长辞已经十年，尽管我很健忘，我仍然觉得他象亲人一样永远活着，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由于他象个父辈，他的死把他整个一生都展现在我的面前。我想把他的一生变成我的一生，在一九四〇年前的五十年中，他对几乎所有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一个法国青年也只是知道他的名字而已。我回忆了将军走过的全部历程，我叙述了“我的将军”的整个故事——我曾为将军效劳，我热爱将军，我对将军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阿尔贝·蒂博代^①曾根据人们对作者或作品感兴趣的程度来区分贝尔派和司汤达派^②。从这个角度讲我是贝尔派。对于将军，我拒绝区分戴高乐派或戴高乐分子。世界上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以自己的一生经历来形成一个整体。弗朗索瓦·莫里亚克^③说：“他的性格将决定他的命运。”将军对此十分明了，为了让别人深信不疑，他甚至想把这一点写下来。他在《剑刃》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未来，他在《回忆录》中回顾了

① 法国文学批评家(1874—1936)。

② 法国作家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

③ 法国作家(1885—1970)。

自己的一生。

我叙述的是“我的将军”的一生。他的人格和他的所作所为是个整体。同时，我要谈的只是我个人对他的认识。我已经说过：我写的不是一部历史书，如果它象一部爱情故事，那是由于我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对将军偏爱的态度。

但是，我有权保留这种偏爱的态度：除了几件趣闻轶事之外，我只援引将军的著作，“凡不是我写的东西，我一概否认”。由于他已不在人世，我在书中不谈他那些没有记载的话。的确，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〇年，他同我谈过很多话，谈话时常常是慷慨激昂。我对他的激情记忆犹新，而对他在感情冲动时说的话则印象淡薄了。

我将通过回忆来叙述将军的一生，但将军对我来说也有陌生的一面。为此，我选择了已经广为叙述的他的一生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时刻。人们也许会感到我的语气有些冷淡，但那绝不是无动于衷。

将军的爱情史是和法兰西联系在一起的。人人都这么说，人人都有道理。归根结蒂，这说明他对其他事物兴趣不大。他从不允许别人接近他钟爱的对象^①，更不允许自己与她保持庸俗的、时冷时热的关系——如果那样，他宁可与她分手。为了真正与她结合在一起，哪怕五次十次与她分离也在所不惜！对她来说，他是一个最殷勤、最专注、忠诚而又善于搞突然袭击的情人。

① 指法国。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戴高乐的家世

- 一、戴高乐的祖先..... 3
- 二、将军立志从戎.....14
- 三、军事和文字.....28

第二章 战斗的法国

- 一、将军的六月十八日.....49
- 二、为正统孤军奋战.....63
- 三、主权：一个战场.....76
- 四、统一的两条道路.....99
- 五、统一的圈套125
- 六、当将军踌躇时145

第三章 联盟

- 一、一九四六年161
- 二、斯特拉斯堡之路180
- 三、将军的助手198

四、周游法国的伙伴	211
五、不合时宜的选举	222
六、不可动摇的原则	233
七、与联盟分手	246
八、联盟的“错误”	259
第四章 穿越旷野	
一、将军的出访	269
二、将军和他人	287
三、正常的步骤	299
第五章 他的共和国	
一、将军在办公室里	317
二、政治的作用	336
三、工作和生活	354
四、五月的失误	377
五、退场	387
六、因为这是他们	397
结束语	408

第一章

戴高乐的家世

戴高乐的祖先

有一次将军说：“我们这些法国人多么象我们的父辈。”这并不是说我们总是热爱我们的父辈。对有些人而言，这种相象不是太明显了吗？马尔罗^①、德里欧^②、阿拉贡^③和其他许多人不是憎恨他们的父亲吗？我则爱我的父亲，但只是他百年之后我才产生了认识他的强烈愿望，尤其想要探索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个向儿子紧闭的领域。在我达到能够了解他的年龄前，他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呢？将军之死使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而当此书即将脱稿之时，我的父亲去世了。我应该重新认识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家都熟悉的人物。我似乎应该否定将军经常引用的斯大林的那句名言：“归根结蒂，死神是常胜将军。”并非如此，死神把这两个人完整地送还给了我，他俩都摆脱了大自然或人生在我们间建立起来的这

① 马尔罗：法国作家(1901—1976)

② 德里欧：法国作家(1893—1945)

③ 阿拉贡：法国作家(1897—1979)

种特殊关系的束缚。

因为过分主观，我无法在这里对他们两人加以比较。他们的共同点颇多：都受过军事教育，酷爱写作，都想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一九一四年他俩都刚刚二十多岁，连续打了四年仗；最后，他们对自己的童年和童年时代的家庭环境，都几乎闭口不谈。

他们都没有对我讲过知心话，而我也没有苛求他们对我吐露真情。他们使我摆脱了明显的好奇心理，在他们面前，我既不害怕，也不羞怯。

我们还是不要对他们作这些比较吧！我们不要过分津津乐道地、然而又徒劳无益地去寻找对我们有影响的人物或背景之间的相似之处吧！在大部分时间里，这种相似之处并不存在。

一九七〇年以后，我在全神贯注地阅读描写一九四〇年以前的将军的大量作品中，终于感到不应贸然行事。我既不是一个见证人，又不是一个史学家，我在所有这些回忆录和历史书中又能增添些什么呢？我并不自以为是。我只要记住书中对我来说能更好分析、更好阐明我所熟悉的将军的内容就行了。没有历史的人是不存在的。将军非常注意自己人品的一致性，以致人们必须注重他的一生。歌德认为，应该对人们在少年时代所希望的东西表示怀疑，因为这种东西是在他成年后才能获得的。将军曾经度过一个漫长的少年时代。

这位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的人物平平稳稳地在一个团结

和睦、富有部落色彩的大家庭中成长起来，这一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一个家庭本身比较突出时，产生这种印象是很容易的，将军的家庭正是这种情况。

这个家庭十七世纪以戎马生活开始，十八世纪在法官生涯中成长壮大，十九世纪则以笔作为武器。这个家谱是传记作家写作时必不可少的，即使他们对它有所歪曲也罢。但是，要回忆将军，这是条必经之路，因为戴高乐家族的家谱代代相传，年轻的夏尔常听到父亲讲家史，其间夹杂着对国史的回忆。我们知道的这些，是夏尔的父亲从他祖父积累的笔记上抄录下来的。让·雷蒙·图尔诺在他的《秘闻录》一书中发表了这些笔记，我这里不再重复。这种家史熏陶了将军和他的兄弟。

戴高乐的一个祖先在阿桑古尔被杀害，因为这次失败是家庭的一件大事，将军在《法国和它的军队》一书中记载了它，将军的另外一些祖先是阿马涅阿克地方的保皇军军官，反对勃艮第人的妥协和英国人的叛变。以后，十七和十八世纪，戴高乐家族中有人先是在勃艮第地区，尔后在巴黎议会担任法官。大革命爆发时，将军的高祖担任诉讼代理人。这时戴高乐家族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达到了顶峰。资产阶级革命使戴高乐家族破产，从此他们走上了一条更加非同一般的文人道路。诉讼代理人的长子在恐怖时代进了监狱，直至热月九日才被释放，在拿破仑军队的邮车上奔波了数年。他只有一个儿子，叫朱利安—非力普，即将军的祖父。尽管他的孙子不认识他，他却打开了夏尔·戴高乐的知识和精神世界的大门。

戴高乐的祖父有他神圣的一生。他致力于历史，潜心阅读中世纪的证书，辨认和收集巴黎教堂的铭文，汇集《巴黎及其近郊新史》的资料，这本书于一八三九年出版。但是，这一默默无闻的、细心的工作有它的意义，它为一个伟大的目的服务。朱利安-菲力普是保皇分子和天主教徒，他认为在正统遭受严重的破坏之后，历史应该恢复其连续性，祖国应该重建。他的巴黎史是对迪洛尔——这位退休的国民公会议员为伏尔泰派的资产阶级写作——的巴黎史的回击。迪洛尔扬起世纪的尘埃，只是为了寻找点燃他仇恨之火的干柴，他祭起历史的亡灵，只是为了把它变成魔鬼和怪物。朱利安-菲力普·戴高乐属于这样一种人：对于他们来说，法国历史应该使法国人团结在一起，正如宗教使圣徒们团结在一起一样。将军对此也有同感。这种感情激励他写出《祖国回忆录》。“只有一部法国史”，他在一九六四年说。法兰西的历史的民族主义是统一的，贯穿着整个过去。他甚至在历史的民族主义中加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色彩，他的父亲引用约瑟夫·德梅斯脱^①的话说，这场革命“本质上是邪恶，喜欢这样的革命，就等于远离上帝。”

这位世俗教徒的夫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女子，甚至可以压倒她的丈夫。她也从事写作。她的丈夫由于要长期构思，反复酝酿，因此著作甚少，她的作品则层出不穷。除了塞居尔伯

① 约瑟夫·德梅斯脱法国政治家、作家、哲学家(1753—1821)。

爵夫人和乔治·桑^①，她可能是十九世纪作品最多的女作家。出版商说她的小说有“英国味”，她还写了一些传记和游记。在国立图书馆的目录上，她的作品目录有八页之多。她主办了《家庭通讯》杂志，上面有朱尔·瓦莱斯^②的签名。令人惊异的是，这位浪漫的老祖母的母亲竟是一位性情古怪的苏格兰人。

这对十分般配又性格各异的夫妇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人即将军的两个叔父，也都是不平凡的人物，下面我就谈谈这两个人物。

据苏格兰血统的祖母的回忆，长子夏尔成了布列塔尼诗人，他还是凯尔特人的战士。一九六九年我曾在坎佩尔听到他的侄儿夏尔·戴高乐谈到他。第一个夏尔脱离了法兰西，第二个夏尔在他最后一次演讲时又把他和法兰西结合在一起，但是以地方分权为借口容忍了他。第一个夏尔写过这样一句话：“在一个遭到夜袭的军营里，每个人都在与敌人激战，他们是不问举起军旗发出第一声集合令的人的军衔高低的。”这句话引起了第二个夏尔的共鸣。

老二朱尔是昆虫学家，他对法国五千多种黄蜂和蜜蜂进行了分类编目。法国自然博物馆里陈列着他的肖像。

① 塞居尔伯爵夫人(1799—1874)，乔治·桑(1804—1876)。皆系法国女作家。

② 法国作家(1832—1885)。

无论是凯尔特战士还是昆虫学家，他们都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把生活寄托在某种爱好上。

小儿子亨利是将军的父亲。亨利的爱好没有那么古怪：他爱上帝、祖国、国王以及青年，他把上帝、祖国和国王灌输给青年一代。他先加入军队，然后考入巴黎综合工艺学院，一八七〇年志愿参加了“国民别动队”，在巴黎被围时，他是陆军少尉，率领一排人参加了斯坦斯和布尔歇的战斗。他最后选择了教育为终生职业。他先作教师，后来当了沃吉拉尔耶稣会学校的学监，他本人曾在那里学习过。最后他又当上了该校校长。他有颇为出色的学生：马塞尔·普雷沃、德拉脱尔、勒克莱尔、伯纳诺斯、红衣主教热利埃、还有他的亲生儿子夏尔。亨利是一个文学和科学知识广博并有强烈道德信念的人，他言必称法国，是个十足的保皇党人。

应该强调指出，将军生长在一个保皇党的家庭里，我的亲身经历使我认识到这在三十年代意味着什么。但是，在本世纪初这又有什么含义呢？

将军父母的保皇派观点是不容争辩的。大家都知道亨利·戴高乐夫人的名言：“我的儿子们使我深为苦恼，他们都是共和主义者。”德朗扎克夫人曾经恭维她，说她的四个儿子都是干大事的。

将军的父母都是保皇分子，这同这个议会时代毫不相称：直至一八八三年尚博尔伯爵去世之前，他们一直是正统派。先是保皇派，然后是人们所说的过时的君主主义者——他们的